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唐鑑卷二十至二十四

詳校官編修臣錢　樾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潘奕雋

謄録監生臣徐　莊

唐鑑卷二十

宋　范祖禹　撰

呂祖謙　註

文宗

太和二年自元和之末宦官益横（去聲）建置天子在其掌握威權出人主之右人莫敢言三月帝親策制舉人賢良方正劉蕡對策極言其禍其畧曰陛下宜先憂者宫闈將變社稷將危天下將傾海内將亂又曰陛下將杜

篡弑之漸則居正位而近正人遠刀鋸之賤親骨鯁之直輔相得以專其任庶職得以守其官奈何以褻近五六人總天下大政禍稔蕭墻姦生帷幄臣恐曹節侯覽復生於今又曰忠賢無腹心之寄閽寺擅廢立之權陷先君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始又曰陛下何不塞陰邪之路屏褻狎之臣屏音餅制侵凌迫脅之心復門戸掃除之役戒其所宜戒憂其所宜憂既不能治其前當治於後既不能正其始當正其終又曰臣非不知言

發而禍應計行而身戮行下孟切葢痛社稷之危哀生人之困豈忍姑息時忌竊陛下一命之寵哉賢良方正裴休李郃等二十二人皆中第中竹仲切考官馮宿等見蕡策皆歎服而畏宦官不敢取詔下物論囂然稱屈諫官御史欲論奏執政抑之奈何李郃上疏自以所對遠不及蕡乞回所授以旌蕡直不報蕡由是不得仕於朝終於柳州司戶

臣祖禹曰宦官脅制天子自宰相以下莫敢措言劉

黃布衣無一命之寵斗升之禄而懐忠發憤極言其禍可謂直矣公卿大臣豈不愧哉夫天之生斯人茍有聰明正直之資必將有用於時其智必有所發其才必有所施不使之汩没死而後已也聖人順天理而感人心易咸卦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斂天下之賢者而聚之於朝前劉向傳賢人在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使之施其所有以為國之有則賢無不得其所賢得其所則民得其所民得其所則物得其所矣若黃之直用之於諫爭之職爭去

聲紀正之任紀與糾同舉而寘之高位則黄之所有皆在朝廷矣唐則不然抑遏之廢斥之使天下之口莫不稱其屈名塞天地選班固賓戲盈塞於天淵聲而身老巖穴卒不為世用豈不違天理逆人心乎

七年宰相李德裕言昔玄宗以臨淄王定内難淄音緇自是疑忌宗室不令出閤天下疑者皆以為幽閉骨肉虧傷人倫鄉使天寶之末建中之初宗室散處方州雖未能安定王室尚可各全其生所以悉為安禄山朱泚所

魚肉者由聚於一宫故也陛下誠因册太子制書聽宗室年髙屬疎者出閤且除諸州上佐使携其男女出外婚嫁此則百年弊法一旦因陛下去之海内孰不欣悦帝曰兹事朕久知其不可方今諸王豈無賢才無所施耳八月庚寅册太子因下制諸王自今以次出閤授緊望州刺史上佐竟以議所除官不决而罷

臣祖禹曰昔三代之王分封同姓布於天下夏商天命雖改而杞宋之祀與周並傳杞夏之後宋殷之後也其子孫

歷千百歲不可得而滅絕也後世人主疑其骨肉寧為他人侮之唯恐同姓取之禁錮家室甚於縲囚縲繫也其國末亡而剪落枝葉以蹙其本王室喻本根同姓喻枝葉蹙顛仆也史諸侯年表第同姓而為王者九國推恩分子弟國邑強本幹為前諸侯王表周封國八百同姓五十有餘親親賢賢深固國根本為不可拔者也故自魏晉以後一姓有天下遠者百餘年近者數十年而苗裔湮滅祀莫無主由其疑忌骨肉故也有唐之後五代之際已無聞焉者其祖宗之所致與

九年十一月帝與李訓鄭注謀誅中官訓及王璠郭行餘李孝本羅立言誅中官不克訓出奔仇士良等知帝預謀怨憤出不遜語帝慙懼不復言士良等遣禁兵露刃出閤門逢人即殺死者千六百餘人橫尸流血狼籍塗地擒王涯賈餗舒元輿等繫兩軍或斬李訓首送京師左神策出兵三百人以李訓首引王涯王璠羅立言郭行餘右軍出兵三百人擁賈餗舒元輿李孝本獻於廟社徇於兩市命百官臨視斬於獨柳之下梟其首於

興安門外梟（許驕切）親屬無問親踈皆死孩穉無遺時數日之間殺生除拜皆决於兩中尉帝不預知鳳翔監軍斬鄭注獻其首梟之滅其族仇士良等各進階遷官自是天下事皆决於北司宰相行文書而已宦官氣益盛迫脅天子下視宰相凌暴朝士如草芥焉

臣祖禹曰文宗憤宦官之弑逆欲除其偪（偪與逼同迫也）當擇賢相而任之朝廷既清綱紀既正賞罰之柄出於人主執其元惡付之有司（書康誥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正典刑

而已矣詩大雅尚有典刑乃有訓注為詭譎之計欲用甲兵於陛墄之間不以有罪無罪皆夷滅之名外寇以攻内寇是以一敗塗地史高祖紀今置將不善一敗塗地社稷幾亡幾僅也平聲非徒無益而愈重禍孟公孫丑非徒無益而又害之蓋自古不用君子而用小人以去小人未有不害及國家者也

唐本贊文宗仁而少斷承父兄之弊宦官撓權制之不得其術故終困以此甘露之事禍及忠良不勝究憤飲恨而已王崇曰李訓欲先誅宦官及復河湟意果而謀淺文宗以為然太和元年十一月帝御紫宸殿韓約奏甘露降含元殿顧中尉仇士良等驗之訓因欲閉上官人使無逃者會風動廡幕見執兵者士

良等驚因曰急矣既扶輦入東閤捕訓黨千餘斬之宦竪等知事違天子相與怨憤帝懼獨不語士良等憤怒屢欲廢帝乃於半夜置帝於一小殿歷階數帝過失帝俛首自是鬱鬱不樂至棄天下云

開成元年帝自李訓之敗意忽忽不樂兩軍毬鞠之會什減六七設宴享聲伎盈庭未嘗解顏閑居或徘徊眺望或獨語歎息十月帝於延英謂宰相曰朕每與卿等論天下事則不免愁對曰為理者不可以速成帝曰朕每讀書恥為凡主他日復謂宰相曰我與卿等論天下事有勢未得行者退但飲醇酒求醉耳對曰此皆臣等

之罪也

臣祖禹曰文宗欲除宦官之偪以清宮闈正紀綱有其志而無其材闇於知人是以取敗雖恭儉寛厚勤於庶政唐本贊仁宗恭儉文雅出於天性及即位以銳意於治每延英對宰相率漏下十一刻以其時君較之身無過行行去聲孝行身無擇行而主威益削國命益微憤濾憂鬱至於沒世孟子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孟離婁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其文宗之謂乎

四年十月帝疾少間坐思政殿召當直學士周墀賜之

酒因問曰朕可方前代何主墀對曰堯舜之主也帝曰朕豈敢比德堯舜所以問卿者何如周赧漢獻耳墀驚曰彼亡國之主豈可比至德帝曰赧獻受制於彊諸侯今朕受制於家奴以此言之朕殆不如因泣下霑襟墀伏地流涕自是不復視朝

臣祖禹曰易曰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易繫辭言出乎身而加乎民行發乎近而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文宗欲立非常之功為高世之主武紀詔盖

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發而不中危辱如此自取之也豈不可哀哉

五年正月帝崩武宗即位九月以李徳裕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徳裕言於帝曰致理之要在於辨羣臣之邪正夫宰相不能人人忠良或為欺罔主心始疑於是旁詢小臣以察執政如徳宗末年所聽任者唯裴延齡輩宰相署勑而已此政事所以日亂也陛下誠能慎擇賢才以為宰相有姦罔者立黜去之常令政事皆出中書

推心委託堅定不移則天下何憂不理哉

臣祖禹曰古之王者唯以一相總天下之務荀王霸篇論一相而任使之使臣下百職莫不宿道向化而務是夫人主之職也是以治出於一唐禮樂志三代政出於一無多門左傳晉政多門苟非其才則取之而已矣不以小臣間之讒慝疑之所以重責任也德宗之時宰相失職故其政謬亂德裕欲先正其本而後圖所以為治其能致會昌之功伐蓋以此歟

右文宗在位十五年崩年三十三

武宗

會昌三年四月昭義節度使劉從諫卒其子稹秘不發喪逼監軍奏稱從諫疾病請命稹為留後帝以澤潞事謀於宰相宰相多以為回鶻鶻與紇同餘燼未滅邉鄙猶須警備復討澤潞國力不支請以劉稹權知軍事諫官及羣臣上言者亦然李德裕獨曰澤潞事體與河朔三鎮不同河朔習亂已久人心難化是故累朝以來置之度外澤潞近處腹心一軍素稱忠義頃時多用儒臣為帥

如李抱真成立此軍德宗猶不許繼襲使李緘護喪歸東都敬宗不恤軍務宰相又無遠畧劉悟之死因循以授從諫跋扈難制扈音同戸累上表迫脅朝廷今垂死之際復以兵權擅付豎子朝廷若又因而授之則四方諸鎮誰不思效其所為天子威令不復行矣帝曰卿以何術制之果可克否對曰稹所恃者河朔三鎮但得魏鎮不與之同則稹無能為也若遣重臣往諭王元逵何弘敬以河朔自艱難以來列聖許其傳襲已成故事與澤潞

不同今朝廷將加兵澤潞不欲更出禁軍至山東三州隷昭義者委兩鎮攻之兼令徧諭將士以賊平之日厚加官賞苟兩鎮聽命不從旁沮撓官軍則稹必成擒矣帝喜曰吾與德裕同之保無後悔遂決意討稹羣臣言者不復入矣上命德裕草詔賜成德節度使王元逵魏愽節度使何弘敬其畧曰澤潞一鎮與卿事體不同勿為子孫之謀欲存輔車之勢但能顯立功效自然福及後昆丁丑帝臨朝稱其語要切曰當如此直告之是也

又賜張仲武詔以回鶻餘燼未滅塞上多虞專委卿禦侮元逵弘敬得詔悚息聽命五月下詔討稹以王元逵為澤潞北面招討使何弘敬為南面招討使元逵受詔之日出師屯趙州七月帝遣刑部侍郎兼御史中丞李回宣慰河北三鎮令幽州乘秋早平回鶻魏鎮早平澤潞回至河朔何弘敬王元逵張仲武皆具櫜鞬櫜音高鞬音言郊迎立於道左不敢令人控馬讓制使先行自兵興以來未之有也回明辯有膽氣三鎮無不奉詔

臣祖禹曰自天寶以後河朔世為唐患憲宗雖得魏博而移宗復失之是以朝廷惟事姑息記檀弓小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幸其不叛斯可矣豈得而使之也至於武宗不惟使三鎮不敢助逆又因以為臂指之用唐陸贄策邑如身王畿如臂四方如指由德裕所以告之者能服其心也揚雄曰御得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敵揚問道御得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敵故有天下者審其御而已矣人主威制天下豈有不由一相者哉

仇士良以左衛上將軍內侍監致仕其黨送歸私第士良教以固權寵之術曰天子不可令閒常宜以奢靡娛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無暇更及他事然後吾輩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讀書親近儒生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踈斥矣其黨拜謝而去

臣祖禹曰小人莫不養君之欲以濟巳之欲使其君動而不靜為而不止則小人得以行其計矣豈獨奢靡之娛悅耳目足蕩君心哉又有甚焉者矣或殖貨

利書仲虺之誥不殖貨利或治宮室書序好治宮室或開邉境或察臣下隨其君之所好皆所以竊權寵也人君樂得其欲而不知其為天下害是以政日亂而不自知惟能親正直遠邪佞則可以免斯患矣

八月帝從容言文宗好聽外議諫官言事多不著名有如匿名書李德裕曰臣頃在中書文宗猶不爾此乃李訓鄭注教文宗以術御下遂成此風人主但當推誠任人有欺罔者威以明刑孰敢哉帝善之

臣祖禹曰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易繫辭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朝廷者四方之極也詩殷頌京邑翼翼四方之極極中也非至公無以絶天下之私非至正無以止天下之邪人君一不正其心則無以正萬事茍以術御下是自行詐也何以禁臣下之欺乎是以術行而欺愈多智用而心愈勞葢以詐勝詐未有能相一者也禮曰王中心無爲也以守至正記禮運王中心無爲以守至正也夫惟正不可得而欺則不容於詐矣豈不約而易守哉揚君子簡而易守也

四年八月邢洺磁三州降下降切　郭誼殺劉稹傳首京師
潞州平初李德裕以貞元以來將帥出征屢敗其弊有
三一者詔令下軍前者日有三四宰相多不與聞二者
監軍各以意見指揮軍事將帥不得專進退三者每軍
各有宦者為監使悉選軍中驍勇數百為牙隊其在陣
戰鬭者皆怯弱之士每戰監使自有信旗乘高立馬以
牙隊自衛視軍勢小却輒引旗先走陣從而潰德裕乃
與樞密使楊欽義劉行深議約監軍不得與軍政每兵

千人聽監使取十人自衛有功隨例霑賞二樞密皆以爲然白帝行之自禦回鶻至澤潞罷兵皆守此制自非中書進詔意更無他詔自中出者號令既簡將帥得以施其方畧故所向有功元和後數用兵宰相不休沐或繼火乃得罷德裕在位雖遽書警奏皆從容裁決率午漏下還第休沐輒如令沛然若無事之時

臣祖禹曰治天下之繁者必至簡制天下之動者必至靜夫用兵於千里之外而君相擾於内則本先摇

矣何以制其末乎是故號令簡則民聽不惑心慮靜則事變不撓此所以能成功也

河北三鎮每遣使者至京師德裕嘗面諭之曰河朔兵力雖彊不能自立須藉朝廷官爵威命以安軍情語汝使與其使大將邀敕使以求官爵何如自奮忠義立功名事結知明主乎且李載義為國家平滄景及為軍中所逐不失作節度使楊志誠遣大將遮敕使馬求官及為軍中所逐朝廷竟不赦其罪此二者禍福足以觀矣

由是三鎮不敢有異志

臣祖禹曰古之明王天下有不順者必諄諄而告教之再三不可然後征之則其民知罪而用兵有辭矣自唐之失河朔或討伐之或姑息之不聞有文告之命戒敕之辭也是以加兵而不服恩厚而愈驕李德裕以一相而制御三鎮如運之掌使武宗享國長久天下豈有不平者乎

右武宗在位六年崩年三十三

唐鑑卷二十

唐鑑卷二十一

宋　范祖禹　撰

呂祖謙　註

宣宗

大中元年二月初李德裕秉政引白敏中為翰林學士及武宗崩德裕失勢敏中乘上下之怒竭力排之使其黨李咸訟德裕罪德裕由是自東都留守以太子少保分司九月前永寧尉吴汝納訟其弟湘罪不至死李紳

與李德裕相表裏欺罔武宗枉殺臣弟十二月貶德裕為潮州司馬明年九月再貶德裕為崖州司戶

臣祖禹曰裴度之相憲宗李德裕之相武宗皆有功烈為唐賢相大中以後無能繼之者德裕才優於度而德器不及也度為小人所傾無所不至唐本贊憲宗討蔡出入四年元濟外連奸臣刺宰相及用事者沮駭朝謀惟天子赫然排羣議任度政事危亦極矣而能以功名終唐本傳事四朝以全德終始德裕一失勢斥死海上何哉度不為黨德裕為黨故也自今觀之牛僧孺

李宗閔之黨多小人德裕之黨多君子然因私以害公挾勢以報怨則一也夫惟天吏可以伐燕德裕自為朋黨而欲破朋黨此以燕伐燕也孟梁惠王燕可以伐之為天吏者可以伐之孔子曰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難矣語十四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又曰君子矜而不爭群而不黨語衛靈公云德裕克伐怨欲必行焉矜而爭群而黨其能免乎

九年帝聰察彊記宮中廝役給灑掃者皆能識其姓名

才性所任呼名使令無差誤者天下奏獄吏卒姓名一覽皆記之度支奏漬汚帛誤書漬為清樞密承旨孫隱中謂帝不之見輙足成之及中書覆入帝怒推按擅改章奏者罰謫之

臣祖禹曰宣宗抉摘細微以驚服其羣臣小過必罰而大綱不舉欲以一人之智周天下之務而不能與賢人共天職也（孟萬章弗與共天職也）譬如廉刻之吏而謹治簿書期會而不知為政（前賈誼傳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以為大故孟離婁惠

而不知為政特一縣令之才耳豈人君之德哉

十年十二月以户部侍郎判户部崔慎由為工部尚書同平章事帝每命相左右無知者前此一日令樞密宣旨於學士院以兵部侍郎判度支蕭鄴同平章事樞密使王龜長馬公儒覆奏鄴所判度支應罷否帝以為龜長等佑之即手書慎由名付學士院仍云落判户部事

臣祖禹曰堯舜疇咨四岳書堯典帝曰疇咨又曰咨四岳舜典舜曰咨四岳詢謀僉諧書大禹謨詢謀僉同而後用人既以為可則用之而

不疑矣二使之請使去聲亦有司之常職也何疑於蕭鄴而遽易之宣宗以此為明防其羣下知臣之道前蕭何傳何對呂后曰知臣莫若主其不然乎

十二年二月以崔慎由為東川節度使帝欲御樓肆赦令狐綯曰御樓所費甚廣事須有名且赦不可數帝不悅曰遣朕於何得名慎由曰陛下未建儲宮海内屬望若舉此禮雖郊祀亦可況於御樓時上餌方士藥已覺躁渴而外人未知疑忌方深聞之俛首不復言旬日慎

由罷相

臣祖禹曰三代之時自天子至於庶人皆有常職以食其力有常行以勤其生壯而彊勉焉老而教訓焉脩身以俟死而已天下無異道荀解蔽篇天下無二道未有衆人皆死而欲一已獨不死者也執左道以亂政者殺記王制云故無迂怪之士凡藥以攻疾豈有服之而不死者哉後世去聖寖遠異端競起孟序異端競起由秦漢以來乃有神仙服食不死之說如秦始皇紀使韓終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藥前

故人心多惑聖道不明此其一端漢書郊祀志武帝求神仙之類云也而人主尤甘心焉以唐考之自太宗至於武宗惑於方士唐本紀武宗躬受道家之籙服藥以求長生王崇曰方士云云趙歸真以術進德裕諫之帝曰召以語養生之術耳不聽而餌藥以敗者六七君皆求長生而反天其天年並注見上卷亦可以為戒矣而宣宗又敗以藥至以儲嗣為諱惡豈不蔽甚矣哉夫心術不可不慎也一有所惑將無所不至不足以語學矣而況可為聖賢乎

帝臨朝接對羣臣如賔客雖左右近習未嘗見其有惰容每宰相奏事旁無一人立者威嚴不可仰視奏事畢忽怡然曰可以閒語矣因問閭閻細事或談宮中遊宴無所不至一刻許旋復整容曰卿輩善爲之朕常恐卿輩負朕後日不得再相見乃起入宮令狐綯謂人曰吾十年秉政最承恩遇然每延英奏事未嘗不汗霑衣也

臣祖禹曰古者臣進戒於君君申敕其臣上下交修（書說命高宗命傅說曰爾交修予罔予棄）所以勤於德也宣宗視輔相之

臣禮貌雖恭而心防之如遇胥吏遇待也唯恐其欺也拘之以利祿憚之以威嚴故所用多流俗之人而賢者不能有所設施白敏中令狐綯之徒崇極將相恃寵保位二十餘年其相如此則其君之功烈亦可知矣

十三年六月初帝長子鄆王温無寵鄆音運居十六宅餘子皆居禁中夔王滋第三子也欲以為嗣為其非次故久不建東宫帝餌醫官李玄伯道士虞紫芝山人王樂

藥疽發於背疽子余切八月疽甚宰相及朝臣皆不得見帝密以夔王屬樞密使王龜長馬公儒宣徽南院使王君方使立之三人及右軍中尉王茂玄皆帝平日所厚也獨左軍中尉王宗實素不同心三人相與謀出宗實爲淮南監軍宗實已受勅於宣化門外將自銀臺門出左軍副使亓元實謂宗實曰聖人不豫踰月中尉止隔門起居今日除改未可辨也何不見聖人而出宗實感寤復入諸門已踵故事增人守捉矣元實翼導宗實直至

寢殿帝已崩東首環泣矣宗實叱龜長等責以矯詔皆捧足乞命乃遣宣徽北院使齊元簡迎鄆王壬辰下詔立鄆王為皇太子權句當軍國政事句當並去聲仍更名漼漼上聲更平聲收龜長公儒居方皆殺之癸巳宣遺制以令狐綯攝冢宰

臣祖禹曰古者受遺託孤語八可以託六尺之孤必求天下之忠賢伊周伊尹相太甲周公相成王皆少主聖人不可及已漢武帝擥攬英俊及其末年所得者霍光金日磾而已前霍光傳

上年老寵姬鉤弋趙婕妤有男上欲以為嗣命大臣輔之察羣臣惟光任大重可屬社稷上使畫周公輔成王朝諸侯賜光後上病篤光泣問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上曰君未喻前畫意耶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上以光為大司馬大將軍日磾為車騎將軍受遺詔輔少主日音密磾音低其可謂難也

齊桓公定嗣於易牙故其國大亂史齊世家齊桓公卒易牙入與豎刁因內寵立公子無詭為君太子昭奔宋五子各樹黨爭立相攻以故宮中空莫敢棺桓公尸在牀上六十七日尸蟲出於戶十一月乙亥無詭立乃棺赴又見左傳云杜預曰易牙既有寵於公為長衛姬請之

宣宗不能早立太子而以非次屬諸宦者至使元實挾正立長以相屠滅自文宗以後立不以正矣然皆

出於宦者之專命非人主使之也宣宗不懲其禍而以委之蓋以宰相為外臣宦者為腹心溺於所習而不自知其非也安在其為明哉

帝性明察沈斷用法無私從諫如流重惜官賞恭謹節儉惠愛民物故大中之政訖於唐亡人思詠之謂之小太宗

臣祖禹曰宣宗之治以察為明（唐本紀贊宣宗精於聽斷以察為明無復仁恩）雖聽納規諫而性實猜刻雖吝惜爵賞而人多僥

俾外則藩方數逐其帥守而不能治内則宦者握兵柄制國命自如也並上註然百吏奉法政治不擾海内安靖幾十五年繼以懿僖不君唐室壊亂是以人思大中之政為不可及書曰自成湯至於帝乙罔不明德恤祀書多士云若宣宗者豈不足為賢君哉

右宣宗在位十四年崩年五十

懿宗

咸通七年十月高駢克交趾斬首三萬餘級南詔遁去

十一月置静海軍於安南以駢為節度使自李涿侵擾羣蠻為安南患殆將十年至是始平

臣祖禹曰戎狄自古迭為中國患由秦以來未有得志於南蠻者也盖以瘴毒險阻不得天時地利所恃者人和而已孟公孫丑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而民從征役皆知必死如往棄市則是三者皆亡矣秦發閭左戍五嶺而陳項起秦遂以亡前陳勝吴廣傳秦二世元年秋發閭左戍漁陽九百人勝廣皆為屯長行至蘄大澤鄉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斬勝廣乃謀勝自立為將軍廣為都尉乃入

據陳勝自立為王項謂項羽自立為西楚霸王共攻秦閭左閭里門也言居在里門左者一切發之五嶺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漢初呂后欲誅趙佗士卒不能踰嶺史南越王趙佗傳言后遣將軍隆慮侯竈往擊之會暑溼士卒大疫兵不能踰嶺慮音閭溼古濕字武帝擊越發兵江淮因巴蜀罪人等放棄之同上元鼎五年使馳義侯因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柯江咸會番禺蓋不可以中國之師涉其地也遂滅南越以為九郡本紀元鼎六年春定越地以為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郡元帝卒罷珠崖前本紀初元三年珠崖郡山南縣反博謀羣臣賈捐之以為宜棄珠崖救民飢饉乃罷珠崖光武遣馬援擊交趾最為有

功然三年而後克士卒死者什五六乃得一女子之首後馬援傳交趾女子徵側反畧嶺外六十餘城側自立為王拜援伏波將軍南擊交趾援緣海而進隨山刋道千餘里十八年軍至浪泊上與賊戰破之斬側傳首洛陽其難也如是唐太宗欲討馮盎而用魏徵之策卒招懷之唐馮盎傳貞觀初或告盎叛盎舉兵拒境太宗發江淮甲卒將討之徵諫曰天下初定創痍未復且王者兵不宜為蠻夷動勝之不武不勝為辱當懷之以德盎懼必自來帝乃遣韋叔諧諭盎盎遣智戴入侍帝曰徵一言賢於十萬衆明皇之末李宓敗於雲南死者二十萬唐南蠻傳云南詔楊國忠調天下兵凡十萬使李宓討之涉海而疫死宓敗於大和城死者什八自是以後南詔

盛疆至於懿宗陷安南國成都中國首尾疲於奔命唐南蠻傳咸通以來蠻始叛命甫入安南邕管一破黔州四盜西川遂圍盧耽召兵東方戍海門天下騷動十有五年賦輸不納京師者過半士卒癘死亡命為盜可為痛心其後龐勛之亂起於桂林之戍黃巢之寇本於徐方之餘上贊懿宗任相不明藩鎮屢叛南詔內侮屯戍思亂龐勛乘之倡戈橫行兵連不解唐遂以亡唐亡於黃巢而禍基於桂林唐室之衰宦者蠹其內南詔擾其外財竭民困海內大亂而因以亡矣夫蠻夷非能亡中國也而中國之亡蠻夷常為之資是以聖王不重外而輕內不勤遠而

忘邇恐征伐不息而變生於内以揺其本也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易既濟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高宗賢王鬼方小夷也以賢王伐小夷三年乃克用兵之難也唐自開元至於咸通南鄙之師皆由邊臣貪利邀功以啓羣蠻自我致寇大為國患非高宗不得已之伐也十年而克亦速矣哉

帝好音樂宴遊殿前供奉樂工常近五百人每月宴設不減十餘水陸皆備聽樂觀優不知厭倦賜與動及千

緡曲江昆明灞滻南宮北苑昭應咸陽所欲遊幸即行不待供置有司常具音樂飲食幄帟帟音亦諸王立馬以備陪從每行幸內外諸司扈從十餘萬人所費不可勝紀

臣祖禹曰國之將興其君未嘗不儉將亡未嘗不侈也懿宗不德而暴天産竆人力其能久有國乎

右懿宗在位十五年崩年四十一

唐鑑卷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卷二十二

宋 范祖禹 撰

呂祖謙 註

僖宗

乾符二年帝之為普王也小馬坊使田令孜有寵及即位使知樞密遂擢為中尉帝時年十四專事遊戲政事一委令孜呼為阿父令孜頗讀書多巧數招權納賄除官及賜緋紫皆不關白於帝每見常自備果食兩盤與

帝相對飲唱從容良久而退帝與內園小兒狎昵賞賜樂工伎兒所費動以萬計府藏空竭令孜說帝籍兩市商旅寶貨悉輸內庫有陳訴者付京兆杖殺之宰相以下鉗口莫敢言

臣祖禹曰唐自明皇肅宗以來尊寵宦者德宗始委以禁兵唐宦者傳德宗懲艾泚賊以左右神策天威等軍委宦者主之置護軍中尉中護軍分提禁兵是以威柄下遷政在宦人文宗以後天子由其所立唐本贊唐自穆宗以來八世為宦官所立者七君王崇曰陳弘志立穆宗王守澄立文宗仇士良立武宗馬元贄立宣宗王宗

實立懿宗劉行深立僖宗楊復恭立昭宗故其末流子孫至於如此夫國之興也未有不由親賢及衰也猶以小人取敗況祖宗所任不正則後世必有甚者矣是以明王必慎其所與恐開禍亂之原也若僖宗者又何責焉

濮州賊王仙芝及其黨尚君長攻陷濮曹州衆至數萬寃句人黄巢亦聚衆數千人應仙芝之巢少與仙芝皆以販私鹽爲事巢善騎射喜任俠任平聲粗涉書傳屢舉進士不第遂爲盜與仙芝攻剽州縣横行山東民之困於

重斂者爭歸之數月之間衆至數萬

臣祖禹曰自古盜賊之起國家之敗未有不由暴賦重斂而民之失職者衆也書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書湯誓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害喪予及汝皆亡又曰降監商民用乂讎斂書微子降監殷民用乂讎斂名敵讎不怠罪合于一多瘠罔詔此桀紂之所以亡也秦漢以下莫不皆然唐之季世政出閹尹不惟賦斂割剝復販鬻百物盡奪民利故有私鹽之盜商賈之事行曰商坐曰賈賈音古皆官爲之使民無

衣食之資欲不亡其可得乎

廣明元年二月左拾遺侯昌業以盜賊滿關東而帝不親政事專務遊戲賞賜無度田令孜專權無上天文變異社稷將危上疏極諫帝大怒召昌業至内侍省賜死

臣祖禹曰昔比干立於紂之朝三孤之位三孤任少師少傅少保不可以視天下之亂而不言也王子之親不可以待宗廟之亡而不救也史周紀王子比干曰為人臣者不得不以死爭迺強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是以諫而死之唐之季世人

主蒙弱閹尹擅朝四海横流不可止救賢者遯世不居其位可也諫而死職則忠矣其未得為仁乎

十二月黄巢入長安縱兵大掠焚市肆殺人滿街尤憎官吏得之者皆殺之

臣祖禹曰揚雄有言曰秦之有司負秦之法度秦之法度負聖人之法度揚見寡云先王恵德之不達於下也故舉仁賢而任之上有恵澤下吏猶或不能究宣而况君為聚斂刻急之政則其臣阿意希旨必有甚者

矣孟滕文公上有好下必有甚焉者矣故秦之末郡縣皆殺其守令而叛盖怨疾之久也唐之盜賊尤憎官吏亦若秦而已矣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泂酌詩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注云豈弟樂而易也夫為吏而使民愛之如父母則其愛君可知矣苟使民疾吏如寇讎則其君豈得不危亡乎

中和元年帝在成都日夕專與宦官同處議天下事待外殊疎薄左拾遺孟昭圖上疏以為治安之代遐邇猶應同心多難之時中外尤當一體去冬西幸不告南司

遂使宰相僕射以下悉碎于賊獨北司得全今朝臣至者皆冒重險出百死者也所宜同休等戚伏見前夕黄頭軍作亂陛下獨與令孜敬瑄及諸内臣閉城自守不名宰相不召諫臣求入不得請對不許且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北司之天下天子者四海九州之天子非北司之天子北司未必盡可信南司未必盡無用安有天子與宰相了無關涉朝臣皆棄若路人如此恐收復之期尚勞宸慮尸禄之士得以宴安巳事誠不足諫

而來者冀可追也疏入令孜屏不奏矯詔貶昭圖嘉州司戶遣人沈於蟇頤津蟇音麻聞者氣塞而不敢言

臣祖禹曰自古大亂之世亦必有忠義之臣僖宗播越幾於亡矣幾音機近也而諫爭之職猶有人焉蓋天下未嘗無賢唯其君不能用也唐之將亡雖有忠賢亦末如之何矣昭圖豈不知言發而禍應哉特出於忠義憤激而不能已耳夫明主導天下而使之言其賢者樂告以善道千旄詩衛文公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善道也故國家可

得而治也記中庸天下國家可得而治也茍上下否隔易否卦上下不交否不可告語使人之言者出扵憤激之氣則其國豈不殆哉

二年六月羅渾擎等反捕盜使楊行遷等與之戰不利求益兵府中兵盡陳敬瑄悉捜倉庫門庭之卒以給之是月大戰於乾谿官軍大敗行遷等恐無功獲罪多執村民為俘送府俘音孚日數十百人敬瑄不問悉斬之其中亦有老弱及婦女觀者或問之皆曰我方治田績麻

官軍忽入村係虜以來竟不知何罪

臣祖禹曰書曰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於猛火（書胤征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於猛火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自古以來將非其人而兵無紀律者多殺戮平民以為俘馘而上不知之其為暴甚於寇盜何則民知防寇盜而不虞王師也（虞度也）先王以用兵為戒豈非以所害者多歟

四年五月李克用破黃巢還至汴州館於上源驛朱全

忠與之宴發兵圍驛而攻之克用縋城得出引兵還晉陽上表自陳為全忠所圖將佐以下從行者三百餘人并牌印皆沒不返乞遣使按問發兵誅討時朝廷以大冦初平方務姑息得克用表大恐但遣中使優詔和解之克用前後凡八表稱全忠妬功嫉能陰狡禍賊狡音絞異日必為國患乞下詔削其官爵臣自率本道兵討之不用度支糧餉度徒各切帝累遣楊復恭等諭㫖稱吾深知卿寃方事之殷姑存大體克用終鬱鬱不平時藩鎮相

攻者朝廷不復能為之辨曲直由是互相吞噬唯力是視皆無所禀畏矣

臣祖禹曰天子所以制御天下者賞善罰惡瞻彼洛矣詩賞善罰惡焉辨是非枉直語曰舉直錯諸枉使人各當其所當去聲物各安其分而不相凌暴也分去聲克用有復唐室之大功而全忠輙欲殺之蕃夷之人不敢專兵復讐而赴訴於朝廷是諸侯猶有尊王室之心也為天子者宜詰其孰是孰非直者佑之不直者黜之使征伐號令

出於天子則誅一鎮而天下莫敢不從矣僖宗則不然知其直者而不恤置其不直者而不問是猶一郡一縣之長不能聽訟而使民以其彊弱自相勝也不唯全忠無所忌憚而克用心亦不服欲兩存之乃兩失之自是以後藩鎮擅相攻伐不復禀命以天子不足訴也唐之政令不行於藩鎮實自此始後雖復欲為彊其可得乎書曰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書泰誓云刑罰者所以為天討也書臯陶謨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王者之

於天下懲勸前賈誼傳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可不明哉

光啓元年六月乙巳右補闕常濬上疏以為陛下姑息藩鎮太甚是非功過駢首並足致天下紛紛若此猶未之寤豈可不念駱谷之艱危駱音洛復懷西顧之討乎宜稍振典刑以威四方田令孜之黨言於帝曰此疏傳於藩鎮豈不致其猜忿庚戌貶濬萬州司户尋賜死

臣祖禹曰殺諫臣者其國必亡故佚昌桀孟昭圖常濬皆以諫而死自是以後無敢言者唐亡之兆亦以

著矣何必天變彗孛之為妖乎彗孛妖星夫忠臣欲救社稷之危人君不惟棄其言而又戮其身不祥莫大焉孟離婁上離則不祥莫大焉此其國所以為墟也

先是安邑解縣兩池鹽皆隸鹽鐵置官榷之中和以來河中節度使王重榮專之田令孜奏復如舊制令孜自兼兩河榷鹽使收其利以贍軍重榮上章論訴不已遣中使往諭之重榮不可時令孜多遣親信覘藩鎮有不附已者覘癡廉切輒圖之令孜養子匡祐使河中重榮待之

甚厚而匡祐傲甚舉軍皆憤怒重榮乃數令孜罪惡責其無禮監軍為講解僅得脫去匡祐歸以告令孜勸圖之令孜乃徙重榮為泰寧節度使以王處存為河中節度使重榮累表論令孜離間君臣間音諫數令孜十罪令孜結邠寧節度使朱玫鳳翔節度使李昌符以抗之重榮求救於李克用克用方怨朝廷不罪朱全忠玫昌符亦陰附全忠克用乃上言請討二鎮十二月戰於沙苑玫昌符大敗克用逼京城帝幸鳳翔明年令孜刼帝幸興

元

臣祖禹曰僖宗播遷兩京陷賊皆令孜之為也其養子傲狠於河中而重榮克用背叛再幸興元不去其本禍難不已難去聲書曰怨不在大書康誥怨不在大亦不在小豈不信哉

文德元年三月壬寅帝疾大漸皇弟吉王保長而賢羣臣屬望十軍觀軍容使楊復恭請立其弟壽王傑是日下詔立傑為皇太弟監軍國事

臣祖禹曰懿宗之崩中官廢長而立幼（長丁丈切下同）遂傾唐室僖宗疾革楊復恭亦如之大抵宦者利於幼弱欲專威權以長而立則已無功故必有所廢置謂之定策（唐楊復恭傳復恭定策立昭宗李茂貞上復恭書曰吾披荆榛立天子既得位乃廢定策國老奈負心門生何門生謂天子也又見下卷昭宗紀）夫立君以為天下而宦者以私一已既以援立為功未有不亂國家者也

右僖宗在位十六年崩年二十七

唐鑑卷二十二

唐鑑卷二十三

宋 范祖禹 撰
呂祖謙 註

昭宗

大順元年四月赫連鐸李匡威請討李克用朱全忠亦上言克用終為國患今因其敗臣請帥汴滑孟三軍與河朔三鎮共除之乞朝廷命大臣為統帥初張濬因楊復恭以進復恭中廢更附田令孜而薄復恭復恭再用

事深恨之帝知濬與復恭有隙特親倚之濬亦以功名為己任每自比謝安裴度克用之討黄巢屯河中也濬為都統判官克用薄其為人聞其作相（相去聲）私謂詔使曰（使去聲下同）張公好虛談而無實用傾覆之士也主上采其名而用之他日交亂天下必是人也濬聞而銜之帝從容與濬論古今治亂（從七蹤切）濬曰陛下英睿如此而中外制於彊臣此臣日夜所痛心疾首也帝問以當今所急對曰莫若彊兵以服天下帝於是廣募兵於京師至

十萬人及全忠等請討克用帝命三省御史臺四品以上議之以為不可者什六七杜讓能劉崇望亦以為不可濬欲倚外勢以擠楊復恭乃曰先帝再幸山南沙陀所為也今兩河藩鎮共請討之此千載一時但乞陛下付臣兵柄旬月可平孔緯曰濬言是也帝曰克用有興復大功今乘其危而攻之天下其謂我何緯曰陛下所言一時之體也張濬所言萬世之利也帝以二相言叶僶俛從之五月詔削奪克用官爵屬籍以濬為河東行

營都招討制置宣慰使京兆尹孫揆副之八月揆為克用將李存孝所擒克用鋸殺之十月禁軍自潰張濬戰又敗克用上表訟寃制以孔緯為荆南節度使濬為岳鄂觀察使再貶緯均州刺史悉復李克用官爵使歸晉陽明年二月加克用守中書令再貶濬繡州司戶

臣祖禹曰李克用有復唐社稷之功茍無大害於天下猶將十世宥也見上卷注朱全忠欲殺之而朝廷不詰全忠與諸鎮一請討克用則遽從之盖以克用出於

蕃吏而陵蔑之耳然有功者見討有罪者不誅則無以為國故夫昭宗所以失政而海內愈亂者由張濬為此役也唐之將亡譬如人有必死之疾使秦和扁鵲救之秦和扁鵲古之善醫者未必能起也而庸醫妄藥以攻之所攻非疾所疾不攻豈不速其死乎

乾寧元年七月李茂貞遣兵攻閬州楊復恭楊守信帥其族黨犯圍走將自商山奔河東至乾元遇華州兵獲之八月韓建獻於闕下斬於獨柳李茂貞獻復恭與守

亮書訴致仕之由云承天門乃隋家舊業大姪但積粟訓兵勿貢獻吾於荊榛中立壽王纔得尊位廢定策國老有如此負心門生天子

臣祖禹曰惟君子可以有功小人不可以有功也君子有功而不伐（易繫辭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小人有功而益驕先王戒小人勿用者以其不可立功也（易既濟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夫無功猶不可長也況其有功何以堪之故小人而有非常之功者國之不幸也復恭刑臣

官人也故曰刑臣至與天子為敵昭宗親戰用大師而後克之其言不臣如此由其恃援立之功故也豈不足為永戒哉

三年七月李茂貞犯京師帝將幸太原韓建請幸華州帝從之茂貞入長安宮室市肆燔燒俱盡帝憤天下之亂思得奇傑之士不次用之國子博士朱朴自言得為宰相月餘可致太平帝以為然八月以朴為左諫議大夫同平章事朴為人庸鄙迂僻無他長制出中外大驚

臣祖禹曰國之將亡如大厦之將顛扶其東而西傾支其南而北壞况所以扶而支之者非其任哉

四年帝在華州右拾遺張道古上疏稱國家有五危二亂昔漢文帝即位未幾（平聲）明習國家事今陛下登極已十年而曾不知為君馭臣之道太宗内安中原外開四夷海表之國莫不入臣今先朝封域日蹙幾盡臣雖微賤竊傷陛下朝廷社稷始為姦臣賣弄終為賊臣所有也帝怒貶道古施州司户仍下詔罪狀道古宣示諫官

臣祖禹曰昭宗之在華州唐室曰趨於亡當求賢如不及聽言如在己班彪王命論見善如不及用人如由己社稷宗廟未可與也而斥逐言責之臣孟公孫丑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杜絶諫爭之路唐李林甫傳諫爭路絶是自蔽耳目長姦諛也終於顛墜厥緒誠不知君道哉

光化三年初崔胤與帝密謀盡誅宦者及宋道弼景務脩死宦者益懼帝自華州還忽忽不樂音洛多縱酒喜怒不常左右尤自危於是中尉劉季述王仲先樞密使王

彦範薛齊偓等謀廢立偓音握十一月帝獵苑中夜醉歸手殺黄門侍女數人明日辰巳宫門不開季述率禁兵千人破門而入問得其狀謂崔胤曰主上所為如此豈可理天下庚寅季述陳兵殿廷召集百官使書奏請太子監國胤等不敢違帝在乞巧樓季述仲先與宣武進奏官程巖等帥兵入將士大呼至思政殿逢人輙殺帝見兵入驚墮牀下起將走季述仲先掖之令坐皇后趨至拜曰軍容勿驚官家有事惟軍容議季述出百官奏

曰願奉太子監國陛下保順東宮帝曰昨與卿曹樂飲不覺太過何至於是后曰官家趣依軍容語宦官扶帝與后同輦適少陽院季述以銀撾畫地數帝曰某時某事汝不從我言其罪一也如此數十不止乃手鎖其門鎔鐵錮之遣李師虔將兵圍守穴墻以通飲食凡兵器針刀皆不得入帝求錢帛皆不得求紙筆亦不與時大寒嬪御公主無衣衾號哭聞於外季述矯詔太子監國又矯詔太子嗣位以帝為太上皇十二月季述遣養子希

度詰朱全忠許以唐社稷輸之李振勸全忠討李述全忠乃囚希度遣振如京師崔胤密遣人說神策指揮使孫德昭誅李述等德昭乃與董彥弼周承誨謀伏兵誅之

天復元年正月乙酉朔德昭斬王仲先崔胤迎帝御長樂門樓率百官稱賀周承誨擒劉季述王彥範繼至方詰責已為亂梃所斃薛齊偓赴井死出而斬之滅四人之族以韓全誨張彥弘為左右中尉袁易簡周敬容為

樞密使

臣祖禹曰劉季述劫太子而幽帝宦者皆預謀昭宗不能因天下讐疾之心窮治逆黨以清宮闈奪其兵柄歸之將相將相並去聲而以亂易亂復任宦者既赦而不問又稍以法誅之至使反側不安外結藩鎮以致劫遷之禍由除惡不絶其本而大信不立故也昔陽虎作亂於魯因季桓子劫其國君春秋書曰盜竊寶玉大弓若季述等家臣賤人不得曰廢立為唐史者

宜書曰盜則名實正矣

六月崔胤請帝盡誅宦官宦官屬耳頗聞之韓全誨等涕泣求哀於帝帝乃令胤百事密封疏以聞勿口奏宦官求美女知書者數人内之宫中陰令詗察其事盡得胤密謀全誨等大懼每宴聚流涕相訣日夜謀所以去胤之術時胤領三司使全誨等教禁軍諠譁訴胤減損冬衣帝不得已解胤鹽鐵使時朱全忠李茂貞各有挾天子令諸侯之意全忠欲帝幸東都茂貞欲帝幸鳳翔

肖知謀泄急遺朱全忠書稱被詔令全忠以兵迎車駕且言上反正公之力而鳳翔入朝引功自歸今不速至必成罪豈唯功為他人所有且見征討全忠得書十月舉兵發大梁全忠至河中表請車駕幸東都京城大駭士民亡竄山谷百官皆不入朝十一月壬子全誨等陳兵殿前奏曰全忠以大兵逼京師欲劫天子幸洛陽求傳禪音善臣等請陛下幸鳳翔收兵拒之帝不許仗劍登乞巧樓全誨等急即火其下帝降樓乃與皇后妃嬪諸

王百餘人皆上馬慟哭聲不絕全誨等遂火宫城壬戌車駕至鳳翔二年六月全忠敗李茂貞之師于虢縣之北進軍攻鳳翔九月全忠圍鳳翔十月茂貞出兵擊之又敗還汴軍每夜鳴鼓角城中地如動是冬大雪城中食盡凍餒死者不可勝計或卧未死肉已為人所冎市中賣人肉斤直錢百犬肉直錢五百茂貞儲裿亦竭以犬彘供御膳帝鬻御衣及小皇子衣於市以充用削漬松柹以飼御馬十二月帝名李茂貞等食議與朱全忠

和帝曰十六宅諸王以下凍餒死者日有數人在內諸王及公主妃嬪一日食粥一日食湯餅今已竭矣卿等意如何皆不對帝曰速當和解耳

三年正月茂貞請誅韓全誨等與朱全忠和奉車駕還京帝即遣內養帥鳳翔卒四十人收全誨等斬之以第五可範仇承坦為左右軍中尉王知古楊虔朗為樞密使是夕又斬李繼筠等十六人遣使囊全誨等首以示全忠時鳳翔所誅宦官已七十二人全忠使京兆捕九

十人甲子帝幸全忠營己巳入長安庚午崔胤奏誅宦官是日全忠以兵驅第五可範以下數百人於内侍省盡殺之寃號之聲徹於内外其出使者詔所在捕誅之止留黄衣幼弱者三十人以備灑掃帝愍可範等咸無罪為文祭之自是宣傳詔命皆以宫人其兩軍内外八鎮兵悉屬六軍以崔胤兼判六軍十二衛

臣祖禹曰崔胤本與韓全誨爭權因昭宗懲幽辱之禍謀盡誅中官故全誨黨李茂貞而胤結朱全忠各

倚彊藩以為外援而岐汴亦憑宦官宰相内為城社以制朝廷故肩名全忠以兵入朝而全誨刼帝西幸唐室之亡由南北司相吞滅而人主受其禍豈不為將來之永鑒哉

唐鑑卷二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卷二十四

宋　范祖禹　撰
呂祖謙　註

昭宗

天祐元年正月全忠殺崔胤將劫帝遷都引兵屯河中丁巳帝御延喜樓全忠遣牙將寇彦卿奉表稱邠岐兵逼畿甸請帝遷都洛陽帝未及下樓宰相裴樞以得全忠遺書促百官東行戊午驅士民號哭滿路駡曰賊臣

崔胤名朱温來傾覆社稷使我曹流離至此老幼繈屬
月餘不絶壬戌車駕發長安全忠以張廷範為御營使
毁長安宫室百司及民閒廬舍取其材浮渭沿河而下
長安自是遂丘墟矣甲子帝至華州民夾道呼萬歲帝
泣謂曰勿呼萬歲朕不復為汝主矣館於興德宫謂侍
臣曰鄙語云紇干山頭凍殺雀何不飛去生處樂朕今
漂泊不知竟落何所因泣下沾襟左右莫能仰視二月
乙亥帝至陝全忠自河中來朝帝延全忠入寢室見何

后后泣曰自今大家夫婦委身全忠矣帝遣間使以御
札告難於王建建使王宗祐將兵會岐兵迎車駕至興
平遇汴兵不得進而還三月帝復遣間使以絹詔告急
於王建楊行密李克用等令糾率藩鎮以圖匡復曰朕
至洛陽則為全忠所幽閉詔勅皆出其手朕意不復得
通矣四月全忠請車駕早發表章相繼帝屢遣宫人諭
以皇后新產未任就路請俟十月東行全忠疑帝徘徊
俟變怒甚謂寇彦卿曰汝速至陜即日促官家發來閏

月丁酉車駕發陜癸卯帝憩於穀水自崔胤之死六軍散亡俱盡所餘擊毬供奉内園小兒共二百餘人從帝而東全忠猶忌之爲設食於幄盡縊殺之預選二百餘人大小相類者衣其衣服代之侍衛帝初不覺累日乃寤自是帝之左右職掌使令皆全忠之人矣甲辰車駕至洛陽帝自離長安日憂不測與皇后終日沉飲或相對涕泣全忠使蔣玄暉伺察帝動靜皆知之帝從容問玄暉曰德王朕之愛子全忠何故堅欲殺之因泣下囓

中掐流血玄暉具以語全忠全忠愈不自安時茂貞等移檄往來皆以興復為辭全忠方引兵西討以帝有英氣恐變生於中欲立幼君易謀禪代乃遣李振至洛陽與玄暉及朱友恭氏叔琮圖之八月壬寅帝在椒殿玄暉選龍武牙官史太等夜叩宮門言軍前有急奏欲面見帝夫人裴貞一開門見兵曰急奏何以兵為史太殺之玄暉問至尊安在昭儀李漸榮臨軒呼曰寧殺我曹勿傷大家帝方醉遽起單衣繞柱走太追而弒之漸榮

以身蔽帝太亦殺之又欲殺何后后乃求哀於玄暉乃釋之癸卯玄暉矯詔稱李漸榮裴貞一弑逆宜立輝王祚為皇太子更名祝監軍國事又矯皇后令太子柩前即位宮中恐懼不敢出聲哭丙午昭宣帝即位年十三臣祖禹曰昔周之興也以諸侯歸之其亡也以諸侯叛之平王以後周室微弱政令不行史周紀平王立東遷於洛邑辟戎寇平王之時周室衰微諸侯强幷弱齊楚秦晉始大政由方伯歷數百年而不亡者亦以諸侯持之也唐之亂以藩鎮及其末也藩鎮

割裂疆土皆盡而唐室遂亡僖昭之時惟李克用最為有功雖嘗跋扈而終不失臣節王室可倚以為藩扞使太原之勢常重則諸鎮未敢窺唐也

唐僖宗紀光啓元年十一月河東節度使李克用叛張濬傳時朱全忠請舉兵誅李克用帝詔文武四品以上議皆言王室未寧雖得太原猶非所有濬固爭討之斷兩雄勢帝曰平巢克用功第一今乘危伐之天下其謂我何孔緯曰濬言萬世之利陛下所顧一時事爾帝乃決出師詔濬為河東招討使克用上書請罪即日罷濬司馬光資治通鑑光曰昭宗始則張濬

覆車於平陽增李克用跋扈之勢

而唐以其戎狄之人疑而不信外而不親有震上之勢而無朝廷之助

是以不競於汴而全忠獨彊吞噬諸鎮卒滅唐室自古忠者不見信而所信者不忠豈有不亡者乎

右昭宗在位十七年為朱全忠所弒年三十八

昭宣帝

天祐二年三月獨孤損裴樞崔遠並罷政事初柳璨及第不四年為宰相性傾巧輕佻時天子左右皆朱全忠腹心璨曲意事之同列裴樞崔遠獨孤損皆朝廷宿望意輕之璨以為憾和王傅張廷範本優人全忠欲以為

太常卿樞以為太常卿當以清流為之廷範以梁客將不可乃曰廷範勳臣自有方鎮何藉樂卿恐非元帥之旨持之不下全忠聞之怒璨因此并遠樻譖於全忠故三人皆罷五月乙丑彗星竟天占者曰君臣俱災宜誅殺以應之柳璨因疏其素所不快者於全忠曰此曹皆聚徒橫議怨望腹非宜以之塞災異李振亦言於全忠曰王欲圖大事此曹皆朝廷之難制者也不若盡去之全忠以為然乃貶獨孤損裴樞崔遠皆為刺史陸扆王

溥趙崇王賛皆為司戸其餘或門冑高華或科第自達於三省臺閣以名檢自處聲迹稍著皆指以為浮薄貶逐無虚日搢紳為之一空辛巳再貶樞損遠為瀧瓊白州司戸六月全忠聚樞等及朝士貶官者三十餘人於白馬驛一夕盡殺之投尸扵河初李振屢舉進士不中第故深疾搢紳之士言扵全忠曰此輩常自謂清流宜投之黄河使為濁流全忠笑而從之

臣祖禹曰白馬之禍至今悲之歐陽脩有言曰一太

常卿與社稷孰為重使樞等不死尚惜一卿其肯以國與人乎雖樞等之力不能存唐必不亡唐而獨存也並見言行錄臣以為不然昭宗返自鳳翔而全忠篡奪之勢已成人無愚智皆知之矣樞乃其黨被其薦引以為宰相不恤國之存亡方且宴安於寵祿全忠之劫遷洛陽昭宗未及下樓樞受賊旨已率百官出長安東門昭宗卒以弑殞而唐遂亡由此觀之樞為忠於李氏乎忠於朱氏乎且長安與一太常卿孰重國

亡君弒與流品不分孰急樞不惜長安以與全忠乃
惜一卿不與廷範不惜國亡君弒而惜流品之不分
其愚豈不甚哉夫樞非有忠義之心能為社稷者也
不勝其利欲之心畏全忠而附之弒其君父既從之
矣以為除太常卿小事也持之不與未必拂全忠之
心而微以示人至公從其大而違其細欲以竊天下
之虛譽不意全忠怒之至此也全忠以為此小事也
猶不從已其肯聽巳之取天下乎是以肆其誅鋤無

所不至不知樞等實非能為唐輕重乃全忠疑之過也鄴使樞有存唐之心當全忠之刼遷端委而受刃於國門天下忠義之士聞之必有奮發而起者矣樞不為此而惜一卿不死於昭宗之弑而死於廷範之事處身如此豈能為國慮乎迹其附會全忠以為相去聲進不由其道矣孟滕文公惡不由其道乃欲上不失賊臣之意下不失士大夫之譽其可得乎白馬之禍盖自取之也孟離婁云然自古如此而死者多矣貪躁之士亦可

少戒哉

十二月王殷趙殷衡嫉蔣玄暉之權寵欲得其處譖玄暉云與柳璨張廷範於積善宮夜宴對太后焚香為誓欲興復唐室全忠信之斬玄暉戮其尸令殷殷衡弒太后追廢為庶人斬璨於上東門轘廷範於都市

臣祖禹曰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孟子離婁云三代以後蓋有不仁而得天下者焉朱全忠之簒唐以悖逆取之以暴虐守之雖為

天子數年不免其身子孫殄戮靡有遺類是以一身易一族之富貴也五代之際起匹夫而為天子或五六年或三四年或一二年皆宗族夷滅世絕不祀如梁朱温二主為後唐滅晉石敬瑭二主為契丹滅漢劉知遠二主為後周滅之類亂臣賊子曽莫懲也書曰惠廸吉從逆凶惟影響書大禹謨云豈不信哉

二年正月天雄節度使羅紹威與朱全忠密謀帥兵攻牙軍闔營殪之凡八千家嬰孺無遺全忠引兵入魏州

自是魏兵衰弱紹威悔之

臣祖禹曰昔商民化紂之惡周公遷之於洛邑既歷三紀而其風未殄（書畢命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毖殷頑民遷於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以累聖人之治猶如此（累去聲）甚矣污俗之難變也自天寶以後（天寶元宗年號）燕趙魏不為唐有（燕平聲下同）其人安於悖逆不復知有君臣聲色之所不及（唐蠻夷傳荒服之外聲教不逮）政刑之所不加歷十五世然後殲夷殄滅靡有遺類

而其俗猶不及改也其後梁之亡也始於魏莊宗之亡也亦始於魏其得之也以魏其失之也以魏由其習亂之久故易動也而燕人至於晉氏遂淪於左衽左衽蠻夷之俗豈非諸夏之禮其亡有漸乎趙居二寇之間或逆或順不若燕魏之甚也故其禍有淺深論者或謂紹威誅牙軍以弱魏而全忠無後顧之慮因以篡唐夫唐與魏離亦久矣牙軍適足亂魏以拒朝廷而已其能為唐室輕重豈其然乎

四年三月帝禪位於梁禪音善以楊涉為押傳國寶使涉子直史館凝式言於涉曰大人為唐宰相而國家至此不可謂之無過況手持天子璽綬與人雖保富貴奈千載何盍辭之涉大駭曰汝滅吾族神色不寧者數日

臣祖禹曰自古易姓之際必有仗節死義之臣忠於本朝故賊臣憚焉唐之亡也其宰相姦險趨利賣國與盗惟以傾覆宗社士之立於朝者皆小人也故以綬璽與人而不以為不可勸進賊庭而不以為羞惟

凝式一有言而其父大駭以為狂惑不祥之人矣豈其賢人君子遭世之亂而隱伏不見歟抑其累世之君不能養其風俗而無禮義廉耻之習歟前賈誼傳禮義廉耻是謂四維何三百年之天下唐二百九十年三百年舉大數而無一忠義之士扶持之也人君豈可不養士之廉耻以重其國哉

右昭宣帝在位四年禪位於梁梁封帝為濟陰王明年為所弑年十七

臣祖禹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孟離婁云）人心悅而歸之則王離而去之則亡故凡有德則興無德則廢君人者勤於德以待天下之歸而已至於後世有天下者其德不足而以勢力刼持之天下之人非心服也力不能勝也（孟公孫丑以力服仁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故天下易離然而漢唐之有天下也除其暴亂而待之以寛（書微子之命撫民以寛除其邪虐）人心悅而從之故其享天下皆長久雖不足以及三代亦其次也魏之代

漢非由積德故天下不服分而爲三謂魏蜀吳數十年而亡若朱全忠之簒唐又不足以及曹氏直爲盜賊而已矣言之可醜墻有茨詩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豈足道哉然唐之所以亡不可不戒亂臣賊子不可不懲也臣故舉其大略而著之

右唐起高祖武德元年終昭宣帝天祐四年凡十四世二十帝二百九十年

臣祖禹曰唐自高祖取隋五年而四方底平九年而

太宗立貞觀之治幾於三代然一傳而有武氏之篡朝命中絕二十餘年高宗崩武后稱制號天后高宗贊武氏之亂唐之宗黨戕殺殆盡其賢士大夫不免者十八九以太宗之治遺德餘烈在人者未遠而幾於遂絕中睿享國日淺朝廷濁亂明皇以兵取而後得之睿宗紀景雲元年八月壬午韋皇后弒中宗矯遺詔自立為皇太后庚子臨淄郡王隆基率萬騎兵誅韋氏開元之治幾於貞觀而終之以天寶大亂唐室遂微本紀天寶十五載六月己亥祿山陷京師七月庚辰次于蜀郡肅宗以後無稱者惟憲宗元和之政號為中興元和憲宗年號共十五年凡唐之世治日

如此其少亂日如彼其多也昔三代之君莫不脩身齊家以正天下記大學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先齊其家欲齊其家先脩其身而唐之人主起兵而誅其親者謂之定内難偪父而奪其位者謂之受內禪偪廹也音逼禪音善此其閨門無法不足以正天下亂之大者也其治安之久者不過數十年或變生於内或亂作於外未有内外無患承平百年者也揚雄曰前漢揚雄字子雲陰不極則陽不生亂不極則德不形唐室之亂極於

五代而天祚有宋太祖皇帝順天人之心兵不血刃市不易肆而天下定神武所臨海外有截詩商頌云繼以太宗文治記祭義文王以文治四宗守成百有餘年太平鳧鷖詩太平之君子持盈守成雖三代之盛未有如此其久者也其取之也雖無以遠過於前代其守之也則不愧於三王內則家道正而人倫明易家人卦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孟滕文公人倫明於上其養民也仁其奉己也儉德澤從厚刑罰從薄外則縣之政聽於令郡

之政聽於守守之權歸於按察按察之權歸於朝廷上下相維輕重相制藩鎮無擅兵之勢郡縣無專殺之威自一命以上刑辱不及也故無大臣之誅施及羣生前董仲舒武帝制策德澤洋溢施于方外延及羣生功利無窮較之唐世我朝為優夫唐事已如彼祖宗之成效如此然則今當何監不在唐乎今當何法不在祖宗乎夫惟取監於唐取法於祖宗則永世保民之道也書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

唐鑑卷二十四